

陝北東漢畫像石墓題刻文字

戴應新

陝西考古研究所

〔內容提要〕陝北東漢畫像石墓題刻文字，數字不多，迄今共發現十條左右，計約二百字，然其在我國璀璨琳瑯的書法藝術裡，很有特色，值得珍視。本文先就陝北東漢畫像石墓分佈情況與類型略作介紹，再對題刻文字進行考證，並分析其歷史意義與書法成就。

畫像石墓的分佈

在石材構築的墓室或磚石混作墓室的石構件上，鐫刻畫像的墓葬，即畫像石墓，盛行於西漢晚期，貫通東漢，直到魏晉之世還見其緒餘。其分佈地區主要有三處：一是魯南蘇北區，以徐州為中心；二是豫南鄂北區，以南陽發現的最多；三是陝北的無定河中游一帶，鄰近的山西離石縣也有一些〔註一〕，畫像內容和藝術風格與陝北類同。

陝北畫像石墓的分佈，已知其北界在神木西北的大保當鄉〔註二〕，中經榆林、米脂、綏德、南至清澗城郊，東南的吳堡也有發現〔註三〕並跨過黃河，與山西離石縣的同類墓連成一片。

陝北畫像石墓的中心，在米脂和綏德，具體的說，夾無定河中游兩岸的狹長地帶，這類墓葬最為稠密，所以綏、米兩縣發現和保存的石刻為陝北冠。清澗、吳堡、子長次之，神木、延長較少，其它各縣迄未見報導。

陝北畫像石墓的時代，集中在東漢中期，約當公元一百年左右。石刻內容是豐富和寫實的，有神話故事，如伏羲、女禍、西王母、兔子搗藥、羽人飛天等；有象徵祥瑞的四神：朱雀、青龍、玄武、白虎。現實生活的描繪有牛耕、收割、畜牧、狩獵、炊飯、歌舞、攻戰、武術競技和車隊出行、晉謁獻納等場面。畫風質樸，粗獷豪邁，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壯麗的自然景色。

墓葬形制與題刻文字所在部位

陝北畫像石墓規模都不大，墓主爲下級官吏或地主富商。每座墓通常都由斜坡墓道和石築墓室構成，惟墓室有大小與多少之殊，如有單室、雙室或拷有耳室。墓室均用當地出產的一種板頁石塊層層平砌，如碼積木，至距墓底約一·五米的高度向內收水，墓底四邊相等者多作成四角攢尖式墓頂，長方形者砌成券洞式頂。然後於墓門、門框、門楣和前室四壁嵌貼剔地淺浮雕圖像的石刻。這樣的雕刻裝飾畫就是所謂的畫像石，而有畫像石的墓即名之爲畫像石墓。

小型畫像石墓如米脂官莊三號墓，由前後兩個大小不同的券洞式墓室構成，平面呈長長的倒置凸字形，從墓門到後室後壁通長六·六米。由於墓室窄短，畫像石僅裝飾在墓門、門框和門楣部位〔註四〕。

規模稍大的墓可分爲三種類型：

(一)如米脂官莊一號墓，前室爲主室，平面呈正方形，邊長各二·七五米、高三米，四角攢尖式頂。後室和左右耳室爲長方形券洞式，而且大小相同，各長三·高一·五米。除前室與墓道相連的墓門有門扉外，兩耳室和後室祇有門洞與主室相通而無門扉〔註五〕。

(二)綏德延家岔墓與官莊一號墓形制基本相同，方形主室的兩側也有耳室，從墓室門檻到後室後壁通長七·五米，而其後室的規模比兩個耳室要大一些，且在其門洞中央，即前室後壁的正中有一立柱〔註六〕。

(三)米脂官莊四號墓前後兩室平面均作方形，大小相同，各九平方米，高三·二米，都作成四角攢尖式墓頂。兩室之間砌有一道厚〇·七五米的隔牆，開二門，亦即兩墓室之間的門道中央樹一立柱〔註七〕。

題刻文字多豎刻或題寫在上述第二、三種墓前後室之間的立柱上，官莊四號墓和延家岔墓就是如此，由於後者未加鐫刻，以致題寫文字墨跡脫落而無法辨識。

題刻文字石柱立於前室後壁中央，面對墓門，地位顯著。銘刻以剔地陽文爲多，也有陰刻者，還有墨筆題寫而未加雕鐫，此類題銘因受近二千年的地表雨水滲蝕的作用，墨跡大多剝落而致內容不全甚至片字無存。

題刻鐫寫在前後室間立柱上，但立柱未必都有銘刻，如神木柳巷村畫像石墓的立柱就祇有裝飾圖案而無文字〔註八〕。

題刻文字內容簡考

題銘均簡短，從十餘字到二十字左右，內容不外以下四種情況：(1)下葬（或造墓）年月。(2)下葬年月與墓主姓名。(3)籍貫鄉里和墓主姓名。(4)墓主職官姓氏與下葬年月。

茲摘錄已發表的和經筆者寓目的題銘如次：
(一)「徐無令樂君永元十年造作萬歲吉宅」。石出綏德，現藏縣博物館。豎刻、陽文、篆隸體，周邊有框欄〔註九〕。



徐無、縣名、漢置，屬幽州右北平郡。《後漢書·郡國五》：「右北平郡，秦置……四城：土垠、徐無，俊靡，無終」。徐無故城在今河北省遵化縣西。墓主樂君生前為徐無縣令，由於官卑人微，史書無考。葬於永元十年，即公元九十八年，這是有題銘的紀年最早的一座畫石墓。萬歲吉宅為漢墓題銘常用語，既是其要在另一世界安居永久思想的流露，也反映了「事死如事生」，仿照生人的府第建造陰宅的事實。

(二)「漢羽林郎□□□□□室宅」

漢羽林郎

室宅

出於綏德城西大理河南岸老墳梁，豎寫，墨書十二字，未鐫刻，每字七×六公分〔註一〇〕。銘首漢羽林和末尾宅字清晰，為隸篆體，郎字僅存上部，倒數第二字殘存下部「土」，為室字無疑。中間六字墨跡殘蝕，形成空白，依例蓋為墓主姓名和紀年。

羽林郎為天子的扈從護衛。漢武帝時，置羽林郎將，為宮禁門衛之官，屬郎中令，指揮羽林郎。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東漢以來，歷朝皆置羽林監，爾後名稱雖有更易，職司卻一直不變，就是負責天子的安全，

乃其居所的警蹕衛士。

該墓墓主姓名湮沒，其生前作羽林郎，充天子親隨爪牙。陝北在漢代隸屬上郡，地近匈奴，民風質樸強悍，多慷慨果敢之士。《漢書·地理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天子樂於遴選斯地健兒，做其警衛，殆非偶然。

(三)「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石出綏德，長一〇二、寬一八·五、厚三公分。陽文隸篆體。周圍有寬條陽線邊框，頂上飾斗拱圖像。每字大小爲七×七公分〔註一〕。



大，有張大意，但石刻文例，「大」字冠文句之前者，多爲形容詞。若置人名前，漢人多以區別於同姓，如：大夏侯、小夏侯（尚書博士），大戴、小戴（儀禮博士），大杜、小杜（律學家）皆是。此「大」究作何解，殊難遽定。高平令即高平縣令，高平縣隸屬安定郡〔註二〕。故城在今寧夏固原縣治。郭君，史書未載。此墓乃其夫人安厝尸骨的「室宅」。

(四)「圓陽西鄉榆里郭稚文萬歲室宅」。陽文隸篆體，四周有邊框，右圖飾雲草花紋，下方有一馬立樹下草槽邊作嘶鳴狀。綏德出土，石長一四五、寬三六·五、厚三·五公分。



圓即圓，音銀。圓水又名奢延水，即無定河，發源於定邊縣東南長春梁東麓，上游的一段名紅柳河，北流進入內蒙，蒙語名薩拉烏蘇河，在八圖灣折向東流，經統萬城下斜向東南流，經榆林南部、米脂、綏德、清澗匯入黃河。無定河上游切入

毛烏素沙漠，潰沙流急，向以含沙量高而聞名。

《水經注》云園陽地望在神木縣境，然其地遠離圓水，恐未必是。該石銘刻的出土，證明園陽就在米、綏一帶，度諸地理形勢，魚河堡以上無定河為東南向流，以下折為南流。水南為陽。綏、米恰在圓水之陽，與地名含意正相契合。

園陽時屬西河郡，《後漢書·郡國五》、《西河郡，十三城……離石、平定、美稷、樂街、中陽、阜狼、平周、平陸、益蘭、園陰、蘭、園陽、廣衍。》

西榆里為園陽縣西鄉地名，郭稚文史書無考，身分當係平民而饒有資財者。

(五)「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字體、大小與刻法同上條題刻，裝飾圖案與之相同而方向相反，二者乃同一座墓的兩個門框的圖刻。永元為東漢和帝劉肇年號，十五年當公元一〇三年。居即宅室之謂。



(六)「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陽文豎刻，隸體，周邊有框欄〔註一三〕石出綏德，長一五三，寬一七公分，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永元十二年當公元一百一十年，墓主王得元不見於史，身分當為平民地主。



(七)「王聖序萬歲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陽文隸體，豎刻，周邊有框欄。石出綏德城西黃家塔六號墓〔註一



王聖序史書無考。永元十六年爲西元一〇四年。祖下，祖，祭名，古之禮節人每於出行之前祭祀路神，稱爲祖。《左傳·昭七年》：「夢襄公祖」。注「祖，祭道神」。孔穎達疏「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祭之證。該祭祀又稱祖餞，《後漢書·高彪傳》：「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古人安葬，於出殯前一日設筵席以告亡靈，稱「祖奠」，《儀禮·既夕》：「祖，還車不還器，……乃奠如初」。鄭玄注：「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爲祖奠」。下即下葬，據上可知，祖下乃祖祭而後下葬如儀之謂。和帝之世，雖有將軍竇憲對匈奴戰爭的勝利，和都護班超在西域的成功，但「比年不登，百姓虛匱，……黎民流離，困於道路」（註一五）。階級矛盾相當尖銳，而官吏和富人的靡費厚葬，當然加重了貧苦農民的負擔，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陝北當時農牧業和文化相對繁榮發展的史實。

(八)「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于萬歲室長利子孫」。豎刻陽文隸篆體，石出米脂官莊四號墓，現存西安碑林石刻館，右角稍殘，傷及永字〔註一六〕。題刻文字框欄兩側，有聯壁紋裝飾圖案。



墓主牛文明不見於史。永初爲東漢安帝劉祐年號，元年爲公元一〇七年。長利子孫乃吉祥語，寄托着死者後人的願望與期冀。

題刻意義及書法成就

從陝北畫像石墓題刻內容可知，它們是墓誌的前身，實乃後世墓誌銘的濫觴。由於題銘受所在部位和石材的局限，加之

處於墓誌的創始階段，其內容相當簡單，僅有死者姓名（甚至有姓無名），職官和下葬時間而已。至於墓主的生卒日期，家世譜係，生平事跡則一概闕如，也沒有韻語頌辭（銘），所以這類銘刻內容很不完備。它們雖還不是墓誌，卻是其源頭所自，是研究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直接材料，自有其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它們那明確的紀年，還成為畫像石刻和墓內文物斷代的依據，研究我國石刻文化，不可以不注意畫像石墓的銘刻文字。

陝北東漢墓石刻題銘雖少，可是風格多樣，相當精彩，如第六條王得元墓題刻，字體呈規矩周正的方形，「王」（十）字橫筆尤壯，「王」字橫豎粗細統一，永（永），元（元），得（得），「室」（室），「八」，轉筆均作九十度硬彎，楞角飽滿，筆力雄渾，而無刻板之感，近似於「美術字」，挺然如鐵鑄木構的一般，透發出一股淳厚樸實的黃土氣息。第七條「王聖序」……等六字和「年」（年），「祖」（祖），規整方正，其餘字多寬扁，莊重嚴密，氣韻高古，「下」字微有波磔，含蘊分書意味。

第一條徐無令樂君，第二條漢羽林郎，第三條高平令郭君夫人和第四條園陽郭稚文等墓題銘，文字均篆骨隸肌，具有該兩種書法的特徵，運筆婉轉柔媚，回旋屈曲，儼然篆字結構，如「大」（大），「令」（令），「人」（人），「古」（古），「子」（子），「歲」（歲），「文」（文）等，筆勢生動，波磔宕逸，若走龍蛇，渾然隸書的相貌。這說明它們是從篆體向隸書轉換的過渡形態。

陝北東漢墓刻文字，古樸豪邁，與粗獷奔放的畫像石藝術珠聯璧合，相互輝映，組成陝北特有的漢墓文物。

註釋

【註一】：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頁四五一—四五六。

【註二】：筆者於一九七六年曾在大保當中學見到當地出土的畫像石三塊。

【註三】：吳堡出土的畫像石，內容與刻法和綬、米所出無異，現藏縣文化館，約二十餘塊。

【註四】：見《米脂東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三期頁六九，圖二。

【註五】：同【註四】，圖一。

【註六】：戴應新、李仲煊：〈陝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考古》一九八三年三期，頁三三一—三三七，圖一。

【註七】：同【註四】圖三。

【註八】：吳蘭等：〈陝西神木柳巷村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一四頁。

【註九】：拙文〈陝北東漢畫像石刻考〉《人文雜誌》一九八〇年二期，頁五八—六一，圖二。

【註一〇】：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發現漢畫像石墓〉《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八二—八四頁。

【註一一】：據筆者在綏德博物館拓紙稿。

【註一二】：《後漢書·郡國五》。

【註一三】：陝西省博物館編：《陝北東漢畫像石刻選》文物出版社版，頁二七，圖一七。

【註一四】：戴應新、魏遂志：〈陝西綏德黃家塔東漢畫像石墓群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八年五—六期，頁二五一—二六一，圖七·三。

【註一五】：《後漢書和帝紀》。

【註一六】：同【註四】，頁七二，圖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scriptions on Eastern Han Stone Engravings from Northern Shensi

Ying-xin Dai

Shanxi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Abstract

Examples of stone engravings from Eastern Han tombs in northern Shensi are relatively few. Nearly ten have been discovered to date, containing approximately two-hundred characters. The inscriptions, nevertheless, are distinctive and worthy of close stud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stribution and typology of the stones, provides textual verific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analyzes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alligraphic merit.

Keywords: Northern Shensi 陝北
Eastern Han 東漢
Stone Engravings 畫像石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Debra E. Levin.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二—三 through—三〇—.